

陈履生画集



◎ 陈履生 绘

◎ 江西美术出版社

陈履生画集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履生画集 / 陈履生绘.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749-485-0

I . 陈… II . 陈… III .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267 号

策 划：傅廷煦

责任编辑：王大军

陈 东

陈履生画集

绘者 陈履生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

网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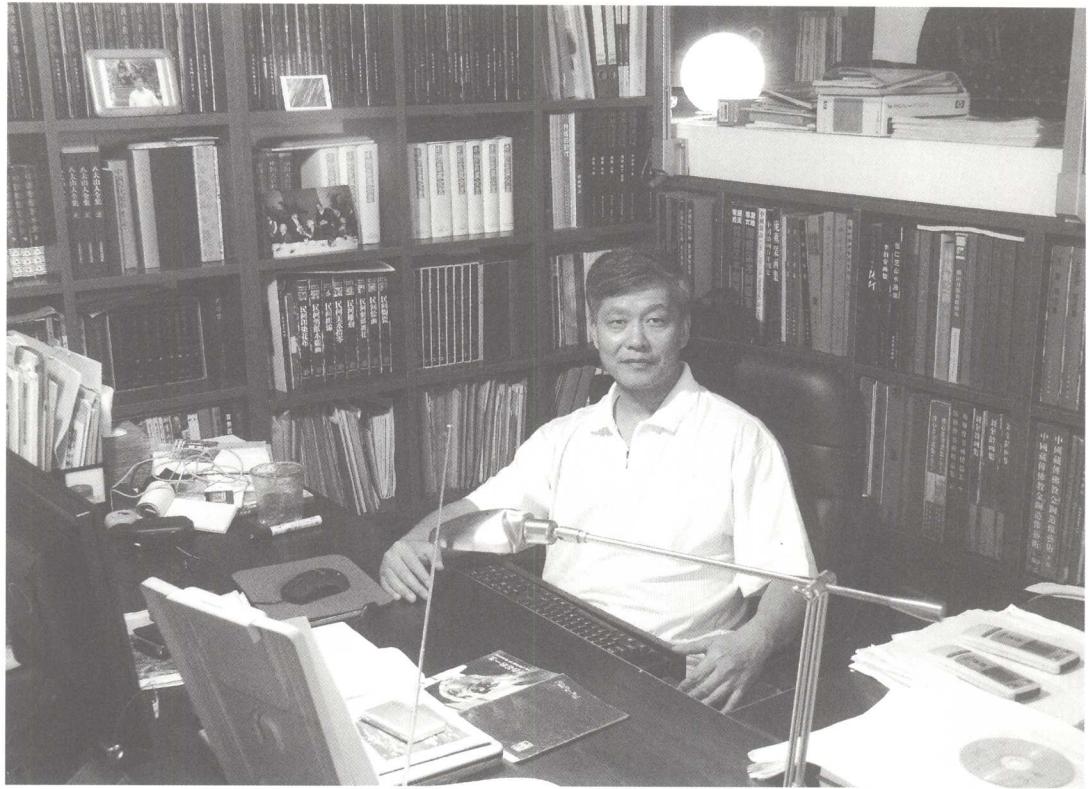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6.5

ISBN 978-7-80749-485-0

定价 60.00 元



陈履生简历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市。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同时考入该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两次获得刘海粟奖学金。1985年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2004年调中国美术馆。30年来潜心研究美术历史及理论，并从事美术批评、美术创作。获中央美院首届张安治教授美术史论奖学基金，获北京市文联2001年文艺评论二等奖，获文艺报2005年度理论创新奖，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2005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获文化部

2006年优秀专家称号。出版著作（包括编著）30余种，其中有《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以“艺术”的名义》等；发表各种论文百余篇。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个人画集3种。建有私人博物馆：油灯博物馆。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学术一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月刊常务副主编，《当代中国画》月刊主编、《北京美术家》主编。兼任南京艺术学院、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吉首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艺术视窗网总监。

目录

怎不忆江南 ······	黄永玉	1
淡泊之风、清静之意——陈履生作品小析 ······	范迪安	5
我的书画之源 ······	陈履生	6
梅 ······		9
竹 ······		45
山水 ······		81

心不愧红弟？

黄公七

黄石公
脚作画印

没有哪幅画是我想不到的，
他那磨长今天到连城，昨天到平溪，满世界跑，
集中的都装在盒子里，我的美术事業，真沒有生
人所谓的不辞辛苦，也不管怨言，一天一天一年地這麼
奔，有惊无险，每件事，真正是一个件事的公案一樣。

这次是渝州物語，寫文章，同朋友談談在臺

公帳事……

一个人变成幾十个人的需要。或有時也想，
找尋詩也不然，也許這些公家的事，總免不了上他
粗獷的質量，還有智者的耐力。我不好意思不問畫題，
誠然我多多少少有時候會問他，但暫

時又會有時候會問他，

我想，這應該是時代的進步吧：往日，老爺子，

總認為尊嚴的臉是頂上軍，頭不東西向，這才被尊視。

永遠是畫石像的地位，繪畫的學生，是被蔑視的。

年輕人永遠只有繪畫的命，智者

是這樣穿著，

是這樣說的。

今老娘毛病一發，必有個防身武器——自知明
保養自己，也做假黃，就是沒皮沒有踢出鞋子讓

年主人收回來的禮物，何況主教上也沒有那命令本公書。

這篇本錢，也祇重在三分之二，眼下鞋子那樣貴，

第一踢出了鞋，食慾的小子壞了鞋，一溜坡跑了怎麼辦！

誰知今老娘沒有看漏這個，一部《洪武御製詩》

倒還新舊二十幾首，擦鞋的價錢，由這《靴子詩》

論來倒還不止一次，以後已不能說的。

老人不可勝數，事走訪，這就需高跟以示其朋友

做事圓滑和精明，畢竟世界結婚，新知識，底氣就更

其重要。一段時間後是始終忘記，他有時至國外遠游，

地，打个电话告诉他，他裝作回未。

这类江南的画，早几年邓柯画过，那是江南暮春的情致，美丽、蕴婉，像苏州女孩子开心的灿烂笑容；杨明义后来对江南有了更广义的宣叙和抒发，有了雾，有了距离，有了一种诗词中“隔”的讲究；履生也是江南人，他引导人默想一个又一个特写，他请您进入一角窗口或一个灶房，一条弄堂，让您自觉是个主人而不是游客，让您玄想自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念小学、中学，在这里成家，穿很朴素的衣服，家里有个乖女儿，在这里饱经忧伤，悼念往时难续的爱情和欠着难以报答的恩……他谨慎地用一种比倪云林还倪云林的淡远的笔墨小心地去引导您让你像托尔斯泰的音乐定义“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

蹑着脚步以免搅醒你，这需要多么精到的控制的功力！般若敬尊禅师有云：“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识，放光动地，触处露现，实无丝头许法可作隔碍……”（五灯会元卷十）

看来这不仅仅是画的问题了，既有人的质量，也有书本的质量。和他一比我就显得是个十足的粗人、俗人；我静不下心，我凡心太重……

不过我也替他担心，他如此地关注社会

工作，为大家奔走，又要办月刊，还要写理论文章，就很有可能成为“理论家”的危险！我这指的是“专一”的问题。譬如一个从事创作的绝不可不读书，但不要沉迷于书，尤其是系统的书，否则很有可能成为“学者”的危险一样。

履生的工作成就是无可非议的，画的成就也是无可非议的，其间只站着一个莫名其妙的我，莫名其妙之极！

2008年5月31日于凤凰玉氏山房

注：

(1) 黄石公本为秦汉时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一日，黄石公在圯上（圯，即桥）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即古书上说的纳履）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小人，遂以《素书》相赠。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二书，盖为后人托名所作。

他快樂……

高一
前两年拿了一本册页，撒至武昌南湖，我
是立意别人介绍，但想到自己
的作品。

或曰翻印三函貢之校

予想証、難道這真生出來的？你怎公能有這樣
寧靜之心思。你

這款江南的豆，早幾十年鄧柯画過，那是19

續着脚步以免惺忪，這段話多處挖削
的功力。假若說導師有云：『山何大也，是上廣善教
誠，故立勤也。』船底搖曳，實無緣故，許汝可作陽穎。……（五

看來這不僅是史里的問題了，既有人的實質，也當考慮到他的質量，和他一些成就數的是全十足的祖人、俗人。我靜不下來，或是心煩……

不過此之書也往往如此。此即中國社會上確為文人所作論文，就作者可能成爲理論家的危險；或成指的之，一切問題。譬如一个從事創作的他不可不讀者，但本來就於此一類著述無多研究，蓋則往往有成为冒者之危險。

復生的工作成就無可非議的，重要的成就也是人非議的。其間又有一個美滿其妙的錢，莫怪其妙之極。

怎不忆江南

黃永玉

履生有那么精致的画作是我想不到的。

他那么忙，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满世界跑，几几乎的脚不点地为公家的美术事业奔忙，真是有些人所谓的不辞辛劳，也不发怨言，一天一月一年地这么干，有条理，存耐心，真正是一个办事的公家人样子。

然后是编刊物杂志，写文章，关心朋友杂里古董的琐事……一个人变成几十个人的能力。我有时也想，我年轻时也不弱，也干好些公家的事，总觉得比不上他精确的质量，还有惊人的耐力。我不行，受不得委屈，不识大体，居然有时候会甩挑子不干！

我想，这应该时代的进步吧！往日，老头子总认为尊严的脑壳顶上飞不得东西的，这是种冒犯，永远是黄石公⁽¹⁾的地位，捡鞋的当然是张良。年轻人永远只有捡鞋的份，智慧总是牢牢掌握在老头子身上。

本老头毛病一身，只有个防身武器——“自知之明”保护自己，也敝姓黃，既是从来没有踢出鞋子让年轻人捡回来的想法，更何况手头上也没有那本令年轻人成为“王者师”的“太公兵法”后备本钱；心里还存了个小心眼，眼下鞋子那样贵，万一踢出了鞋子，贪心

的小子捡了鞋子一溜烟跑了怎么办？

虽然本老汉没有著论过任何一部治世经略，家藏鞋子倒是新新旧旧十几双。捡鞋的张良未遇；鞋子让小窃偷走倒是不止一次。没什么好说的了。

老人不可能时常走动，这就需要好心的年轻朋友经常关心和提携，带来世界新消息，新知识。履生就是其中之一。一段时间没见就想念他；他有时在国外远远的地方也打个电话告诉我几时回来。

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暗示我他是位画家。一些从事社会活动的年青人偶尔业余画两三张画拿给我看的事也是有的，我小小心心地欣赏，说出其中让我快乐的地方也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快乐……

当履生前两年拿了一本册页摊在我面前时，我还以为他是为别人介绍，没想到是自己的作品。

我翻开三两页之后，肃穆起来，凝注揣测于他每一页构想过程，然后从头细细地温习，看了看他，意思几乎想说，难道这真是你画的？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安宁平静的心思？你有空画这种需要时间品位的画？

淡泊之风、清静之意

——陈履生作品小析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陈履生君是一位在艺术史研究、当代美术与文化评论方面的多面手。许多年来，他敏于观察，勤于思考，撰写了大量直逼艺术现实与文化动态的文章。作为他的同事，我每每为他在比较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写出大量文章而感佩。此外，他同时还能保持作为画家的身份在中国画创作上坚持用力，不断拿出新作，更是让人感慨不已。上苍给予每个人等量的时间，陈履生君却能将时间掰开使用，双管齐下，著文作画都有成果，其间所费心力难以想见。有意味的是，他在作理论思考时，颇有集宏观与微察的大视野，而在作画时，则集中于以梅花为主题的自然生命。在一幅幅别致的构图中，敷以疏笔淡墨，把梅花这个中国绘画的经典题材做了个性文章，画出了它们不落凡俗、淡泊独居的君子风仪，为当代的梅花谱又增添了新的风采。在他一张一弛的学问空间里，在他体察自然生命的细腻情感中，梅花成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和心灵的寄托。

我的书画之源

陈履生

世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就其专业而言，即使是同一个专业，每一个人也有各不相同的学习过程。可能现代文明的发展会缩小彼此的差距，但在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孕育的人那里，他的成长道路也许就有许多独到的地方。我在学习美术理论之前先学画，学画之前先学书。虽然，所谓的“书画同源”古已有之，但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生于书画之家，也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家学可言。在那只有二十万余人口的江洲小岛上，县城仅是方圆不足一公里的小镇。从小体会到并留在记忆中的确实在是一种民风淳朴的感觉。这里四面环江，封闭的地域特点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地方文化。这个叫做扬中县的小岛，在上世纪50年代只有一个能够反映一点现代文明的照相馆，那是自然光的摄影室，如今恐怕要到摄影史的图片中才能目睹。和农民种地一样，这种运用天光的照相馆也是靠天吃饭。我就出生在这个照相馆里。比下有余，孩童时期我曾为之自豪。家父读书不多，大概也就是那么几年的私塾，但却知书达理，深晓读书的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字的好坏。那时候每逢有纪念照片上要写字，家父总是请刻字店的师傅写，当然刻字店的师傅也就是当地字写得最好的人了。后来，当我上学以后，父亲就特别注意我与几个兄弟的字写得如何，他一直希望如果有一个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那以后就不需要再求人了。出于这样的目的，父亲首先要我练习美术字，什么仿宋、老宋、黑体之类，横平竖直可以用尺子比划。可能现在很少听说习字先从美术字起家的，稍懂一点的都知从颜、柳正楷入手，或进一个书法班随老师学习。记得学习美术字不几天我已兴趣索然，辜负了父亲的希望。实际上，我那时还很小，既没有生活的经历，也根本理解不了父亲的用意。等到文革发生，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意想不到变化，失落感使得我似乎还没有到应该

考虑前程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向。像我这样长辈们几乎无一没有政治问题的后代，看来只能靠手艺吃饭了。家乡一句俗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许给予了我初始的启发。我开始练习毛笔字。因为很多地点很多场合有用，而且非常革命。那个年月几乎所有的古人法书碑帖，都成了封资修的货色，民间所藏大都化为灰烬，所以，习字也不容易。市上仅有一二种大概是政历清白的革命书法家所写的毛泽东诗词字帖，不要说现在看，就是当时也能看出水平一般。所以，我一直渴望得到一本古人的字帖。特别是当我已经到了习字入迷的境界时更是如此。有一次，和几位同有书法爱好的同学无意在学校图书馆尘封的角落里发现有几本破四旧中漏网的古人文字帖，眼前顿觉一亮。当时虽然没有言语，却一直耿耿于怀。听人们口头上常说偷书不为偷，况且那年月似乎人们也不需要书，好像也想不到去偷书。可是，为了书法，我要，我的两位同学也要。于是我们策划了偷书计划。如果光凭我，打死我也不敢，但因为同行者之中有同学的父亲执掌着革委会军政大权，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实际上，我的那位同学学习成绩每门都不及格，更谈不上练习书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因此，我一直都在内心感谢我的这位同学。等到我们一行三人从气窗上爬进还到现在中学一间教室大的学校图书馆时，还没有犯事，已被捉拿归案。多亏有那后台坚硬的同学为依托，否则，我将不堪设想，定什么样的罪也不为过。事实上我们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此事除当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此后我们再也不敢有如此的作为了。但却增强了我练习书法的决心。后来，从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不知谁写的新魏体毛泽东诗词，可以说是如获至宝。新魏体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字体。于是，我以极其细致的功夫用双钩法描摹一遍，其摹本和原稿几乎完全一致，连我的书法老师

也大为感叹。我用此摹本习字几年，直到后来市面上有了颜真卿的字帖，此时大概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

以上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名为《学书忆往》的文章，这就是我在学画之前的一段经历。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曾经临摹过被单上图案中的双猫，挂自己的房间内，博得了亲友的赞誉，自己也很是得意。我一直记得那双猫的炯炯眼神，也一直记得被单图案上的天安门形象。那时候中学的语文课主要是写大字报、小评论的教育，今天批这个，明天又批那个，想想也是挺好玩的。课程中还有农业基础课，教拖拉机的原理以及怎样开拖拉机，也教猪的生长过程与如何养猪。一次在上“农基课”时，我非但没有好好听，而且还在书上画画，被任课的杨老师看到了，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并认真地给我讲书是如何印制的，从印刷、排字、编书这些书的印制过程，讲到纸的生产，直到纸的原料稻草是如何从种子下地开始的过程，听完之后，真觉得“一页皆辛苦”，所以，在书上瞎画是对不起工人、农民的汗水的。老师很高明，他不批评我没有听他的讲课，而是批评我在书上画画。实际上，我的这位老师也不会养猪，如果论养猪的技术，那他还得拜我的大舅、二舅为师，那可是真正的养猪高手。但是，这位老师曾经帮助我在小学毕业停学一年后得以复学，所以，至今我都感激他。

在当时，同学之中能够写写画画也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因为学校的各种报栏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场所，而我在这个舞台上常常是主角。这时候我也体会到政策的宽大，举贤也不避疏，出身好坏或者是家庭有没有问题被忽略不论。等到高中毕业，虽然有工农兵上大学，可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起码的自知之明让我摆正了位置，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提都甭提，该干嘛干嘛。实际上，家庭出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爷爷在抗

日的时候当过两面派的乡长，既替国民党收过税，也替共产党征过粮，所以，我的父亲就被他的徒弟弄成了一个天生的“保长”，“保长”前面还有一个“伪”字，这一个字是最要命的。真的“乡长”没有什么事，子虚乌有的“保长”却让我们一家难过了十几年。

对我来说，当兵是第一志愿，我想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但未能如愿。我们家兄弟四个，就我身强体壮，保卫珍宝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是真心想当兵。保卫祖国当然是职责，而更重要的是想混一张写有“光荣军属”的纸贴在门上，这一张纸在当时和剑拔弩张的门神一样百无禁忌。后来，虽然钻了一个政策的空子没有下乡，但是，没有工作只好闲着。眼看四周只有写写画画才能有点前途，因此，从这时候开始正二八经学画。

说学画，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进什么班，只是每天泡在文化馆里，混个脸熟，帮忙画一点宣传牌子上面的漫画，批林批孔。后来作为文化馆里的临时工，带着宣传牌子到各个公社去办巡回展览。这一段时间还参加各种应付展览的创作学习班，渐渐掌握了一些造型的技能。

进了工厂以后，曾经在厂房顶上写过一个字有几人高的大幅标语，也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画像。一次，在全县的“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当我在画速写的时候，被台上的革委会主任看到了，他走下台来把我的速写本给没收了。我就是这样利用各种机会画速写，通过速写提高造型和表现的技能。想想也是挺惨的，画了几年的画，也没有画过石膏像，因为这个小岛上根本就没有石膏像，连那个时代已经出现的鲁迅等英雄人物形象的石膏像也没有，更不要说大卫和拉奥孔了。后来，县里玉雕厂来了两位东北来进修的老师，其中一位于文革前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是学雕塑的，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转学玉雕。这位老师很用功，从市场上买来杀好的鸡，在招待所

里研究鸡的结构，画鸡的骨骼，有点学院派的味道。我不仅请他指导我的画，而且还请他为我做了一个等大的头像，并翻成了石膏像。以后我通过不断画这个石膏像而掌握了素描的三大面五大调子，一直到上大学我前只画过自己的石膏像，没有画过别的石膏像。

1978年，我靠这一点素描基本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大学一年级的假期，我还回到原来任职的电子仪器厂，为厂大礼堂画了一幅巨幅的华主席像。可以想象，我的这些早期作品早就不在了。这就是我上大学前的学画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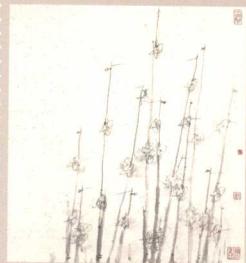
沈鹏先生有一本《三余诗草》，他借鉴古人所谓的“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而追求一种“三余”精神，因此，我把他的诗词看成是“政之余、编之余、书之余”。自古名诗和名诗人都处于“三余”的状态，欧阳修的“马上、枕上、厕上”即如此。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余”，这里，我不想就我的画来凑另一个版本的“三余”，但要说明的是这本画集中的画都是“文之余”的结果。这里的“文之余”，则关系到我的“文”的情况。粉碎“四人帮”之后，可以考大学了，就我的基础和兴趣爱好，所想报考的第一是油画，第二是国画。可是，南京艺术学院刚恢复高考后招生中的这两个专业只有各10人，掂量掂量自己，还是来个稳的，因此，我报考了招生人数最多(19人)的也是被认为最不好的一个专业——工艺图案。这个专业实际上就是染织专业，好像和我刚学画的时候临摹被单上的双猫图案有一点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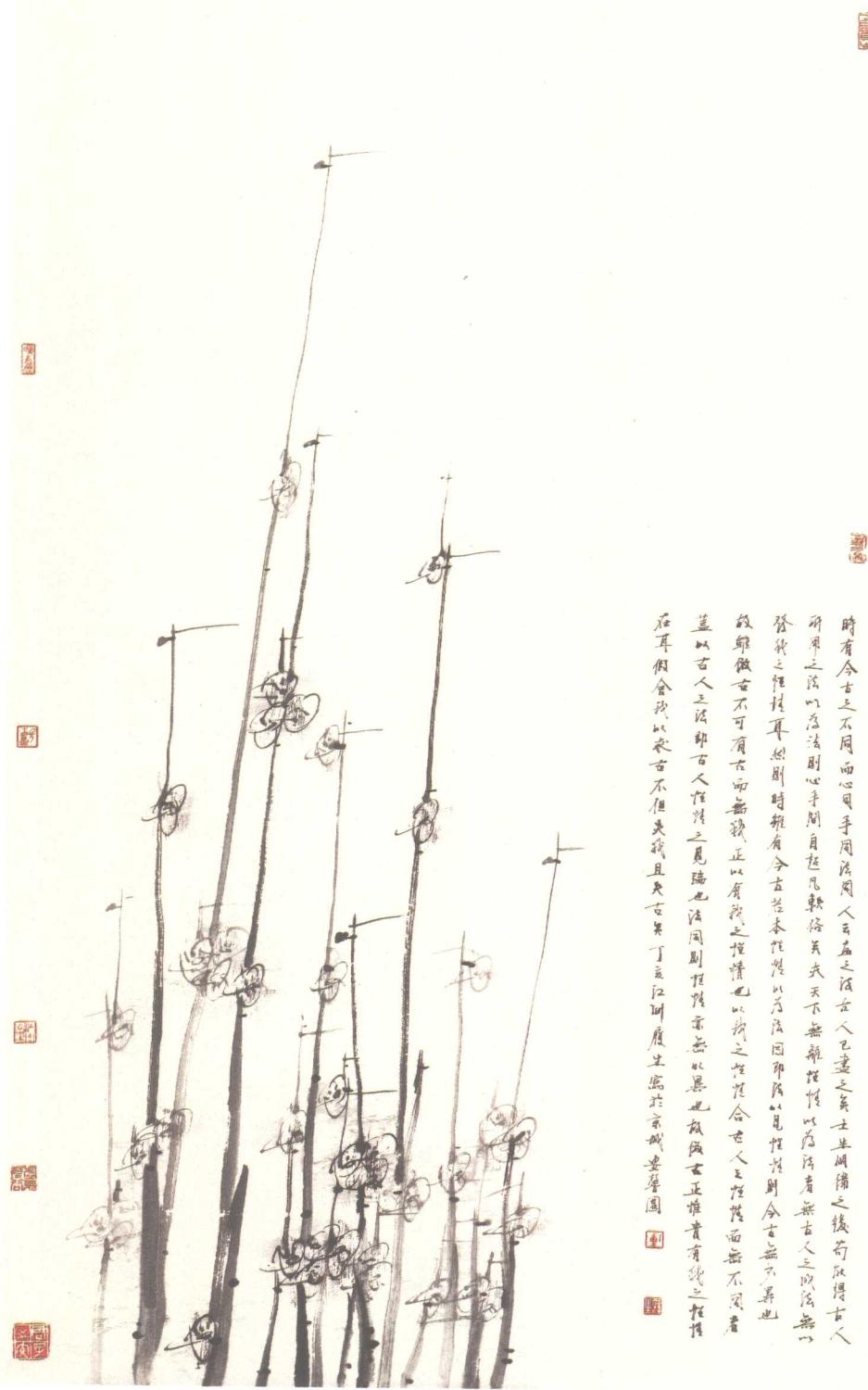
在开学典礼上，副院长谢海燕教授给我们作报告，他的一番讲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他说，现在美术史论的研究很薄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当时全国不足百人，所以，有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后来，我一直思考这个话题。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古典文学考试偶然得了一个年级第一，这给我以自信，而我也确实喜欢文学和美术史论，当

时就在看黑格尔的《美学》。因此，我决定将今后发展的方向转到美术史论方面来。这一想法得到了温肇桐教授的鼓励，他曾给我以早期的业余指导，更加强了我学习美术史论的决心。第一次见到温肇桐教授是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在南艺的招待所里。非常凑巧的是，送我来南京的兄长被招待所安排和温教授住一个房间，当兄长给我引见的时候，眼前的这位教授极其普通，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教授的派头。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在温教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研究刘海粟校长题画诗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是，在当时却是第一篇研究刘海粟校长题画诗的文章。当这篇文章在学报发表之后，不仅成为南艺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发表文章的人，而且刘海粟校长在看到之后，还特别让系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到西康路省委招待所去见他。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里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给我学习美术史论鼓励。

在这本科的四年里，我和同学们一直上着各种绘画的基础课、创作课、专业课，但是，在毕业前我却参加了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的考试，而且非常幸运地成为刘汝醴、温肇桐、林树中教授的研究生，从此也就进入到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的行列。198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基本上是从事古典美术方面的编辑工作，一干就是17年。久而久之，就混到了一个美术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称号，一般的朋友也就不知道我的绘画经历和现在的绘画状况。到2002年3月，得中国画研究院刘勃舒院长的赏识，我调到了中国画研究院工作，又重新回到了画画的队伍，尽管此前的十余年我根本没有间断过画画。现在，我仍然还是以研究工作为主，仍然坚持《美术报》专栏的写作，所以说这些画是“文之余”的产物。2004年12月，我又转到中国美术馆工作，公务日多，想画而不得有闲，然想画之想，日甚一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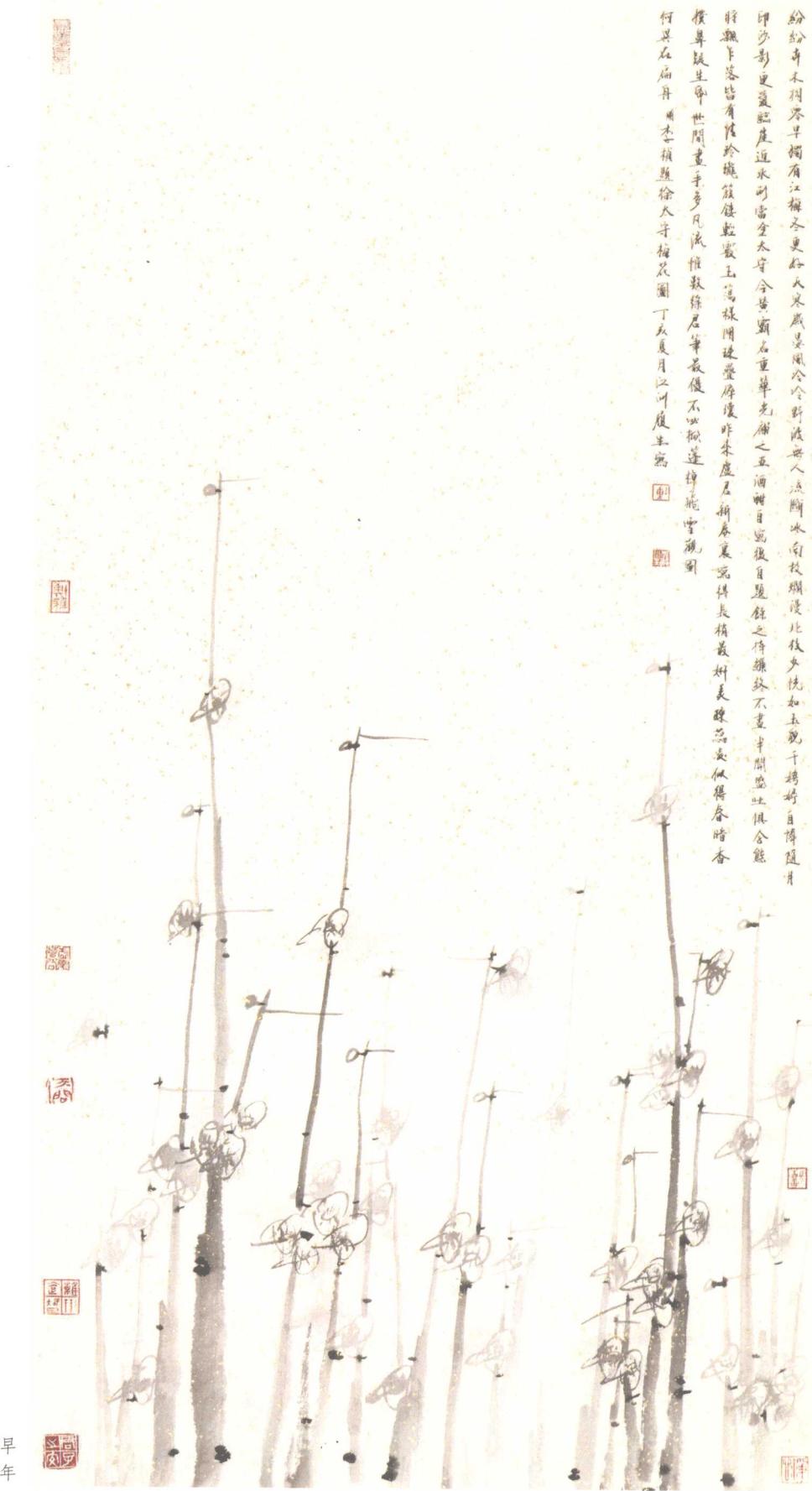
梅





丁亥画时有今古图

136cm × 68cm 2007年



纷纷卉木凋零早
132cm × 66cm 2007年

江南分手到山西每憶漢橋夢不迷冰雪有如林下玉一枝重來盡中興 戊子暮春江畔履生寫於京師寓所



江南分手到山西 66cm x 44cm 2008年